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李氏蒙求卷八

後學北新城楊

迦釋集注

山左尹竹農先生鑒定

安州麗澤氏王
邛州友于氏胡

校對

郭丹約關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丹八歲而孤小心

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裘買產業後從師長安

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

出關更始時舉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

陽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永平三年代李訢為

司徒注舊出入關者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
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洸買入關符入關封符乞
人也漢書酷吏傳甯成詐刻傳出關歸家

虞預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豁達不修儀

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

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

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

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

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

流民數百家南渡行達泗口安東板為徐州刺史

逖既有豪才常愴慨以中原為已任乃說中宗雪

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



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
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
不敢復窺河南石勒爲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
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
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

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世說祖車騎過江時公私

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

珍飾盈列諸公怪而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

祖於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刺鈔在事之人亦容而

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

是桀黠勇士逃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

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

少之故久不得調後人謂此直是盜賊於時

士風尙可問乎王敬美曰未聞嵇阮作賊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二

賈逵問事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弱冠能誦左氏
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尙書敎授雖爲古學兼

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
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

頭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爲數

梁書范岫傳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

徒以文才見引岫亦與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

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

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
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
代舊事也春秋後語武安君爲人頭
小而銳難與爭鋒杜詩長陵鏡頭兒
後漢儒
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

籍馬融嘗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位太尉祭酒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召駟字伯春九江壽春人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婁敬和親白起坑降

前漢婁敬者齊人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高祖以不聽敬言困於白登曰吾悔不聽公言以困平城是時冒頓單于兵彊難與力爭敬又說帝以公主

李氏家求集註

卷八

三

妻單于乃使敬往結和親約匈奴圍帝七日用陳

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闕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鳳之闕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一書云漢高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闕氏兵彊於三面陳平訪知闕氏妒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闕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之遂退兵乃得出此傀儡是始也匈奴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自立為單于闕氏音姬支匈奴皇太后號冒頓音默特平城在大名府東白登山名上有臺在大同府城東史記匈奴傳後有所愛闕氏索隱注闕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摺取其上英鮮者作臙脂婦人用為顏色因名其妻曰闕氏或云陳平佐帝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解榮陽圍三也躡足進楚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圍三也躡足

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僞遊雲
史記白起者郿人
夢五也解白登之圍六也

也善用兵為秦上將軍遷為武安君趙王既怒廉
頗軍多失亡又聞秦反閒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

括軍敗卒四十萬降武安君恐為亂乃挾詐而盡
坑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
後漢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曰

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
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院谷中溫

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
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陳蕃傳注今新豐縣溫

湯處憇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
為秦坑儒處也聞甫子曰君阮儒臣阮降暴戾

如此國祚奚綿身軀奚保所以劍必賜於杜郵謠
終應於胡亥也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

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
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妄久生乃白殺闔閭痛之葬

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槲題湊為中金
鼎玉杯銀罇珠襦之寶皆以送女與鶴俱入羨門因

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入非之湛盧之劍惡
其無道而如楚矣史記始皇初即位穿治麗山

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
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
海機相灌輸上真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
度不減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
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
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山下
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羨音延墓道也與羨異羨以脂切前漢地理志江
夏郡沙羨注晉灼曰音夷古仙人羨門音線吳
越春秋越王允常使歐冶子作名劍五秦客薛燭
善相劍越王取湛盧示之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
銀錫之精奇氣託靈服此劍可以湛盧獻吳公子
有逆謀則去之它國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公子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光祿吳王儼湛盧去如楚楊升菴云漢書趙陟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

趙耶

蕭史鳳臺宋宗雞窻

列仙傳蕭史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秦穆公女弄玉亦好吹簫遂妻之乃教弄玉作鳳鳴有鳳來止

其屋公為作鳳臺一旦夫婦皆乘鳳皇飛去故秦

人作鳳女祠於雍宮世有簫聲焉元周達觀誠齋雜記曰蕭史宣

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

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嘉蓮燕語曰弄玉嫁

蕭史生子五人與昭靡回職禦子余華秉也列

仙傳贏女好簫弄玉亦稱贏女杜工部玉臺觀詩

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贏女善吹簫李

太白鳳凰曲贏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

幽明錄

晉兗州刺史宋處宗勤學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

籠置窻間久之雞作人語與宗談論極有元致終

日不輟由是處宗元業大進晉陽秋曰宋宗字處

祿勳郭憲洞冥記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大能語

今本無王嘉拾遺記含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

喜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唐馬贄濟川檢書皆

使鶴銜取之無差

王陽囊衣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為博士諫大夫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

迂濶不甚寵異遂謝病歸自吉至崇皆好車馬衣

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五

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

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吉子駿

子崇應劭風俗通義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

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

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按劉向傳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成上令

術更方鑄而誦讀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

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之乃下更生吏更

生向本名吉乃去婦棗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

棗以啖吉吉乃去婦棗家聞之欲伐樹鄰里共止

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一名嚴移

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

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庭橘樹一實以繩繫著樹枝後漢

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後漢

書北史趙軌傳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

桑甚落其家軌遺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

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六

風茂陵人少有大志欲就邊郡田牧兄况曰汝大

器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爲虎賁

中郎將以征交趾功封新息侯援在交趾嘗餌薏

苡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軍還載一車有譖之

者以爲所載皆明珠文犀也後漢吳祐父恢爲南

寫經書祐諫曰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囊衣

徽名嫌疑之問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

吳氏不乏季子矣注恢或作恢殺青者以火炙簡

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

見劉向別錄也本草薏苡仁開紅白花結實青

白色形似珠而稍長一名回回米舊唐書蕭廩

傳初從父南海地多穀紙做勅子弟繕寫缺落文

史廩白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

萬里不可露資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請是貨財

古人薏苡之嫌得爲深戒

劉整交質五倫十起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况子也歷位持節都

督交廣越三州 昭明文選任彥昇昉奏彈劉整

云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

不能折契鍾庾而襜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注昉彈文甚詳昭明刪之太簡原文略云謹案齊

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

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

奪寅弟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

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

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云

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

包咸論語注十六斗為庾也詩曰漸車帷裳毛萇

曰帷裳婦人車飾 按左傳昭三年晏子曰豆區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六斗四升

也鍾六斛四斗左傳隱三年周鄭交質王子狐

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漢書注如淳曰

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曰列女傳云魏曲沃負

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古語為老母為負耳後

漢書樊宏傳宏父重字君卿南陽湖名人世善農

稼好貨殖貫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閭里外孫

何美弟兄爭財重恥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

為汝督之凡諸券書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
 大廚覲之悉焚燒之綽懷歎彌日後漢許荆字
 少張會稽陽羨人父武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
 弟晏會未顯欲令成名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
 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
 鄉人皆稱弟克讓而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
 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
 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
 增三倍於前悉以推得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翁
 然遠近稱之荆為桂陽太守行春至未陽縣人有
 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願使吏上書陳狀
 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薛包弟子求
 分財異居包不能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
 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朽敗者曰
 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
 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整說文齊也從支從束從正五經文字敕今皆作
 勅惟整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顯宗
 字從此

時為司農肅宗立代牟融為司空性質慤少文采
 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或問倫曰公
 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
 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
 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光武嘗戲謂倫曰武嘗戲謂倫
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
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按王莽
誅不附己者名捕辛興與鮑宣女壻許紺過宣
一飯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倫曰漢高祖從諸齊
蓋有鑒於是歟王符潛夫論曰漢高祖從諸齊
田而有鑒於一至第八氏後漢第五倫其後也
記塞侯直不疑或毀曰我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
其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注盜私也說文私姦表也又絳侯灌嬰等譖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此盜字無注按平家貧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之嫉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由是觀之叔嫂平日之不睦甚矣盜嫂之說實屬譏閒之口無疑意者平以貧故偶竊嫂室之物容或有之魏志曹公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忌也聞冀州盜父兄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掘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育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唐書柳宗元傳自古賢人才士被謗議不能自明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掘婦翁者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張做畫眉謝鯤折齒

前漢張做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也爲京兆尹朝廷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九

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然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奏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

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撫音無媚好也高承事物紀原

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畫眉之始也劉孝孫二儀寶錄曰漢武帝令宮中人掃眉入字眉司馬相如妻卓文君眉如遠山時人效之畫遠山眉魏武帝令宮中人掃青黛眉葉廷珪海錄碎事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五岳眉四三峯眉五垂珠眉六月梭眉又名御月眉七分梢眉八涵烟眉九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倒暈眉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祕監凡字伯壽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日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塵間或媚優所集處

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

晉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通

簡有高識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

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

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吾嘯歌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

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餘略同

又云鯤有盛情遠槩爲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世說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

之

盛彥感螯姜詩躍鯉

晉孝友傳盛彥字翁子廣陵人少有異才母王氏

失明彥每言及輒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十

母疾既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恨伺彥暫行取

螯螯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

彥彥見之抱母痛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

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

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爾雅釋蟲

螯螯本草注在糞土中者莊子至樂篇烏足之根爲螯螯本一名乳齊一名地蠶一名長條大者如

足大指以背滾行北史張元十六其祖喪明元恒憂泣晝夜誦佛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誦藥師

經見盲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燈七日七夜夢一老翁以金篦療其祖目三日祖日果明涅槃經

有盲人詣良醫醫者即後漢書列女傳廣漢金鏹刮其眼膜使復明

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

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
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
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
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
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共
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
雙鯉躍出常以共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
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
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拜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十一

郎中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祠

東觀漢記

孝子傳俱載躍鯉事
早亡敬事後母終身不失忽母患一腫成癰形容
日瘁人皆不識儵欲呼醫師針灸恐母痛難忍自
以口於母腫上徐吮之其腫自熱血流出迨後卽
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
卽瘥可以延壽若不語母曰我食死矣母覺而告儵
僚聞之悲懊無計仰天歎曰我哭我今何失母去
凝結之日何處求之僚卽抱衣上水臥之甚喜將
子決僚臥慮水開送靈一雙與僚僚得之甚喜將
歸與母食之其疾卽愈延壽一百三十三歲蓋僚
至孝感天神靈昭應如此師覺授孝子傳王祥
少水堅冰網罟不得施母欲得生魚解渴扣冰
求之忽冰小開有雙魚出遊祥垂綸而獲之時人
謂之至孝所致也杜孝善事母喜食鱸孝嘗
願母必得此食婦汲於江忽見竹筒橫來觸岸異

而取者見二魚曰此我夫所寄也遂熟而進之於姑聞者駭歎晉書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得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下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北土魚德菜周書陸通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通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以供母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宋查道字湛然開得鱖魚思食魚乃禱天黃元史汶上田政住父病不愈思食魚乃禱天濂元史汶上田政住父病不愈思食魚乃禱天衣臥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思食魚臥冰上月皆得魚以愈親疾北聖手述政和濟南崔志有女母病冬月思魚冰堅不可得女曰王祥臥冰我欲效之家人止之女曰男子能爲之女子獨不能耶乃焚香告天臥於冰上三日冰開躍出鱗曰身臥層冰之上但覺陽和之氣此地冰堅有女也昔王祥臥冰於沂陽之中至今此地冰堅有一人影於上四隅皆凍獨此影碧水淪漣年年清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湛不知崔氏所臥之處有此異否聞甫氏曰按晉諸公贊云祥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一念之誠可以感格後人欲極表休徵之孝德遂傳有臥冰之事而且效之竝傳沂河水凍有人臥影於上亦鑿矣漢書蒯通傳臣之里婦與里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於亡肉家曰昨暮行我肉而家爭鬪相殺請火乞火非還婦呼其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漢書汝南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熱而還之常據華陽國志禮修終無愠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不以禮修終無愠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婦不當爲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

拾遺記曹會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會事
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為客於人家得
新味則含懷而歸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
水曾跪而操瓶則甘泉自湧清美於常會積書萬
餘卷及世亂慮先交湮沒乃積石為倉
以藏書世名曰曹氏書倉會濟陰人

宗資主諾成瑨坐嘯

後漢黨錮傳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
及卽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
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
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黨漸成尤隙
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

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岑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

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功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因此

流言轉入太學

注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

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盤牙境界瑨下車振
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戚張
子禁怙恃貴勢不畏法網功曹岑暉勸使捕子禁
付宛獄答殺之桓帝徵瑨下獄岑暉勸使捕子禁
陽安眾人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
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
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
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按祖
父均即為九江太守虎東渡江者也世說劉毅
亮直清方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
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

伯成辭耕嚴陵去釣

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故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

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佶佶耕者行貌按方術傳王

喬河東人爲葉令一日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曰天

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葬於城東土自

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百姓立廟號葉君

祠或云卽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

喬浮邱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於山遊伊洛間道

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詳觀二傳方

術云王姓喬名或云卽古仙人王子喬也語極涵

渾列仙云王子喬卽周太子晉是其一也二二而

一未可臆度後漢馮衍顯志賦款子高於中野今

遇伯成而定慮注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

子喬也義亦通可爲定論與酈道元水經注又

發側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

焉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晉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平公師曠曰使瞑臣

熹八年八月東萊王章會長史邊乾樹元石紀遺

也須臾不見時命大山萬照造靈廟以休厥神延

其後有人著絳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

尹禿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

於何代道家言王氏墓荒而不祠歷載彌年永平

元年當臘之夜上有哭聲音甚哀附居者聞而怪

之明則登其墓察焉洪雪下無人蹤見一大鳥跡

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眞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

向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蔡邕王子喬碑之劉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七

往與之言師曠見太子晉曰吾後三年將賓於帝

所汝慎勿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南越

志長沙郡劉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雷

次宗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

與王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繇豫章記洪井

有鸞崗舊說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鸞崗東有鶴

嶺王子喬控鶴所經處楊升菴云史記封禪書

注引裴秀冀州人為柏台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

詩為武陽人為柏台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

笙醉碧桃蓋世以玉僑誤為王子喬也久矣柏人

麓即此山柏入城西有碑漢桓帝時民為徐整所

立銘曰上有嶠嵒山王僑所仙嶠音權籜即旄邱

之旄也又云楚詞天問曰蜺嬰茀胡為此堂安

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注云蜺嬰茀胡之子似龍

子喬子喬化為蜺中而如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於王

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

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祖疑以傳疑

可也朱文公訂楚詞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

亦有益於世教何也王子喬世所稱神仙也既已

成蜺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為

者耶胡應麟筆叢云史記封禪書宋母忌王伯

僑充尚羨門子高索隱注司馬相如云王伯僑自

是一仙人名注再引王喬已誤然裴記王喬喬字

無立人用修作僑字蓋因史文王伯僑而誤也藝

苑令天降云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即太子晉其一柏

人僑耳余意王喬為太子者汝冢周書師曠稱晉

偏傍耳余意王喬為太子者汝冢周書師曠稱晉

為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

姓名惟為葉令而飛鳧與為柏人令而食芝者則

精加考核未易得之王喬斷當從余此說余向

以為三王喬亦從舊說未安聞甫氏曰胡之駁

楊自為特見但天降玉棺於葉令之王喬載在漢

書而引危言謂降於柏人令之僑未免再誤至

謂升菴因史王伯僑而誤司馬相如大人賦廡征伯

本乃正伯僑非王伯僑而誤司馬相如大人賦廡征伯

僑而役義門兮詔岐伯使尙方注征伯僑者仙人
姓征名伯僑郊祀志征字作正音同耳且升菴明
言世以王僑誤爲王子喬也久矣竝未誤加偏旁
是胡之考核尙未爲精也顏氏家訓曰觀天下之
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
木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郎仁
寶七修類藁云漢明帝時葉令王喬乃飛鳥者也
周時王子喬吹笙者神仙人菴王喬僂爲武陽
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菴王喬因註之
人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陳繼儒香案牘武陽北平山有白蝦蟇謂之肉芝
王喬食以仙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晉一
葉令王喬一食肉芝者名僑非名喬也
確據其實食肉芝者名僑非名喬也
國有嶧嵒山顏氏家訓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
爲虛無山莫知所出余嘗爲趙州佐讀相人城西
內碑是漢桓帝時所立銘云有俗音當名權務所
方知此嶧嵒也嶧嵒字無所出俗音當名權務所
都爲魏收說之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
之精卽用此也隋書地理志柏鄉有宣務山一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去

名嶧嵒山按宣務山卽堯山之東麓也寰宇記
宣務山一名虛無山高一千五百丈山西三里出
五色文石亦名權務山畿輔通志唐山縣西北
八里有元魏武定三年殘碑所載維茲嶧嵒陶唐
采封八字卽堯山也梁元帝古今同姓名錄有
八王喬一周太子晉卽靈王子也一古仙人師高
晨君出太子經一後漢葉縣令一河東人袁山松
漢書一晉廬陵太守一魏人見趙王傳一上古神
仙歷五帝三代或隱或見又非前師高晨君者一
武陽人食肉芝得仙者竝出王氏神仙傳按此錄
唐陸善經續增元葉森補莊子寓言篇卮言曰
出注酒器滿則傾空則仰比之於言因物隨變也
後漢逸民傳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

遊及光武卽位乃變姓名披羊裘釣澤中帝物色
得之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
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子陵本姓莊漢人避明帝諱
故易爲嚴一名遵嚴忌同

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滿
相接有巖山桐廬縣南有巖子陵漁釣處今山邊
有石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臺也楊升
菴云范蔚宗嚴光傳以光為餘姚人而云少與光
武同遊光武何嘗至餘姚哉蔚宗著任延傳云延
會稽都尉到郡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
未通避亂江南者未還中士如董子儀嚴子陵等
皆待以遺友之禮則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
按故蹟遺文有嚴子陵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
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

董遇三餘譙周獨咲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董遇字季真宏農人善老子
左氏傳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書百遍而
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曰當以三餘或問
三餘之義遇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太平御覽云從者云苦難得暇日遇曰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雨陰日之餘吳郡顧元慶簷曝偶談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為閒暇無事時也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讀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是也一本時之餘作晴之餘友人王西廛曰古者耕而兼讀所謂入橫經出負耒也春耕夏耘秋收故以冬為歲之餘日則盡力農畝故以夜為日之餘晴則出而功作故以陰雨為晴之餘若安居閉戶則有暇讀書者也豈此之謂哉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眈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咲以忘寢食其精如此周說後主降魏孫綽評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大

父俛首而事仇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
 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
 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
 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
 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無大
 為涕泣者孫盛曰春秋之義周君死社稷卿不
 夫死位况稱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時勢言之
 生苟免亡禮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
 北有未盡何者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
 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
 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激
 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聚江州徵兵南中
 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援師
 承命電起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魏師之
 來蹙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畱則師老多虞
 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困靡資欲畱則師老多虞
 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
 為勿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致斫石之至恨
 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

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
 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業康復社
 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
 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庸主周
 實駑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郤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
 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代之宗相挽以起
 意氣袖同欲持尺筆盡逐奸雄代未悔禍世豈能
 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
 故里羞此南充置言非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
 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
 邵公濟名博康節孫陸務觀筆驛詩運籌陳跡
 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
 譙叟作降箋吳書曰紘既好學問又善楷篆書
 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名篆書每
 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按紘張紘也
 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
 嘗言五六月間北窻上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將閻仰天王凌呼廟

史記秦本紀秦二世元年囚公子將閻昆弟三人於內宮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閻曰闕庭之禮吾未嘗不從賓贊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魏志曰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為征東將軍凌以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遣將軍楊宏以廢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九

太傅司馬宣王宣王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凌自知勢窮乃面縛水次宣王承詔解縛慰勞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注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

惟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為厲

甚惡之遂薨晉書宣王紀凌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何苦自來耶帝曰以

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於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云云顏之推還冤記謂為兗州刺史

華歆以凌陰謀告宣王又云凌至項過賈逵廟側呼曰云云又云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凌來並賈

逵為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按華歆未為兗州刺史自是翻刻寫手

之誤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素病癖不食欲死

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
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謂
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
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漢書田蚡傳蚡
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誨服謝罪云云與史略同
左傳昭元年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又哀六年
河爲祟前漢江充傳崇在巫蠱師古註禍咎之所
鬼神所以示人也故從出從示徐曰禍者人之所
召神因而附之崇者
神自出之以警人

二疏散金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兄子受字公子
廣爲太傅受爲少傅廣謂受曰宦成名立不去懼
有後悔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受叩
頭曰從大人議卽曰父子疏乞骸骨廣旣歸日令

家供具設酒食與故人賓客相娛樂數問其家金
餘尙有幾所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
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
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
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
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
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益之以爲贏餘但教
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
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

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

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

辟處為家不治垣牆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

勢家所奪魏志高柔傳注高慎歷二縣令東萊

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審缶無儲其妻謂之曰

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

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前漢陸賈

楚人也高祖使賈賜尉它南越王印賈至與語它

大悅畱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日間所

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病歸乃出

使橐中裝賣千金分其五子令為生產謂其子曰

與汝約過汝給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三

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

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

史記作數見不鮮無久

恩擾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孫奭孟

子疏小曰囊大曰橐與今集注異

慈明八龍禰衡一鶚

後漢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少有高行當世名

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為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

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緝靖熹汪爽肅勇竝有名稱

時人謂之八龍爽字慈明一名諳幼而好學年十

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

云邊城晏開漁陽參黃塵蕭蕭白日暗東坡詩幅
巾起作鸚鵡舞疊鼓誰慘漁陽捩又魏了翁答張
洽書魏晉閒避曹操諱改爲慘或謂詩鄭風慘執
子之祛本作操傳解擘不誤箋註音所覽所斬二
切謬也此所附有以備參考見字典中記明陳
耀文撰晉書王敦傳武帝嘗召時賢共言技藝
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
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暢神氣自得旁若
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不占殞車子雲投閣

韓詩外傳齊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往
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
而懼如是雖往其益乎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
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三

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

今本無

新序楚白公之難有莊善者將往死之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前漢揚雄少而好學博覽無所不見不汲汲於

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王莽時劉歆子棻甄豐子尋

以復獻符命莽誅豐父子投棻囚裔辭所連及便

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

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

雄素不與事何故至此閒問其故乃棻嘗從雄學

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

寂寞自投閣爰清靜爰符命注師古曰以雄解嘲

爰清爰靜游仙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注師古

口廷合韻才性反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甘泉一

首始成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揚子雲恬

淡寡營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怨

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

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多行於世至今無

有白其心跡者語見金樓子言或以為言遜之為

法吾乃以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以前之

美爾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

元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

而無慚敎關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平柳宗元

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宋咸曰成王幼太

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

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

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自周公以來未有如子

雲之罪莽亦大矣吳祕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子

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

止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

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漢中外

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

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為言讀諸

賢講解如此又似非怨家益之者朱超之曰孝

成時昭陽姊姊禍水方滋子雲乃以屏玉女卻宓

妃微詞諷諫其不屑脂韋取容於斯可見何至有

為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乎漢書揚雄傳云年

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鄭音召為門下史

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又音召為門下史

天鳳五年卒按雄甘泉賦在永始四年正月至新

正月既召為門下史又薦之前年已四十餘何以

歲月是雄至京師在永始之前年已四十餘何以

年七十一卒於天鳳五年乎今以法言考之莽於

平帝元始元年稱安漢公法言稱漢公竝未及新

莽篡位後事然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孺子嬰居

攝時雄仕歷成哀平故云三十一卒當在孺子嬰居

則合孺子嬰為五世矣且以莽不徙官若復仕居

甘心醜顏為之臣則前此董賢寵幸時何以不奔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古

走權要耶又前此王莽居攝時何以不言符命以
 博取三公耶可知雄固未嘗託以取媚耳桓譚新論
 美新或亦劉歆甄豐輩假託昭明復以劇秦美新
 既不足信而班固又多舛錯昭明復以劇秦美新
 入選遂使一代名儒蒙失身黨惡之譏悲夫因讀
 甘泉賦偶見及此敢以質之博雅云周櫟園書
 影揚子雲投閣之事宋孫明復曰太元一書乃明
 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王
 介甫諸閣以年歲考之謂雲與莽不相及卽上
 符甫投閣恐係各子雲事鑿鑿有據是段刻之墨
 於汚蠖賢者如此李本寧在川西以此段刻之墨
 被誣卽代辨誣之意見不合後竟入彈章不但賢者
 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
 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
 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
 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云云
 使美新果參子雲則必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似
 何以稱行參聖師耶焦澹園爲子雲辯證甚明似
 可引此爲助蜀自蠶長立國神明之胄輒有鴻

裁今所傳詩四章質雅道眞實寶惟德厥訓遠矣
 故代有發藻闡奇如王子淵司馬長卿於道眞無
 秣林赤幟哉要之轡文龍虎各以詞勝於道眞無
 與焉雜時揚子雲氏深沈聖學體撰契神其大人
 長楊諸賦尙土苴一般無論其大者爲法言又爲
 太元經三摹九据悉根於性命天道洩羲文周孔
 所未洩卽中原稷下羣儒瞠乎其後猥云雕蟲能
 之乎說者猶疵其擬易殆淺之乎口耳窺也甚至
 以仕莽相蒙投閣美新說傳口實舉天下之大不
 魁身耶不敏稽古證今倫揚子雲必不仕莽其枉矧
 瑣者耶不敏稽古證今倫揚子雲必不仕莽其枉矧
 有孟古者儼人竝駕推尊則揚子雲可知苟所從來
 矣孟空何君公新繁大中大夫張公濡中郎侯直
 大司空何君公新繁大中大夫張公濡中郎侯直
 孟皆以不附莽見殺此三君者子雲之臭味也先
 後同時州縣同地而時論以名流領袖但推子雲
 仕莽之事三君且不屑謂子雲屑之乎此以理而
 知之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獨不及莽時
 莽已專漢政伊周自矜乃簡表一字愛於千金是
 何落落耶志丁傳董賢用事托志於解嘲知元知

默惟寂惟冥又屢斥公孫宏之客而曰如誦道信
 身雖天下不可為夫既以咳唾為華衮詎肯以出
 處為溝壑且素羞比始為郎給黃門與莽賢等相
 頡頏夫者後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
 擢而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薑桂之性愈老
 愈烈即反面事其所不屑莽安肯信之况莽篡逆
 時諸文學以符命獲封爵者甚眾即位之後欲絕
 其源以神前事而豐子雲固身以御則可驟貴加封
 也若先時乘其美新觸其厭諱則莽必借之洩
 爵以榮若後時復美新觸其厭諱則莽必借之洩
 念以其行而後知之嘗讀子雲本傳稱雄有大度自守
 泊如壘壘數千言未嘗言仕莽讀贊謂其受莽官
 作符命投閣年七十未嘗言仕莽讀贊謂其受莽官
 見成帝年已四十餘矣自成一鳳五年卒考子雲赴京
 至莽篡位建國元年已相去四十一歲與七十
 天鳳五年戊寅也即始建國元年遂仕莽歲亦八十
 之數何其抵牾也

餘子雲無耄耄之壽安能起白骨而肉之任之乎
 再考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
 之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去莽
 篡位遠即未必卒於永始亦不出於平帝末年蓋
 其歲正於七十卒於永始也乃云媚莽受爵不大謬
 乎此以歷年圖而知之前代名家為子雲忠臣甚
 夥其在蜀疑以桑梓故姑不引若陸公紀之述元
 也迺王邑嚴尤桓譚張平子諸人所崇尚而繼之
 曰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建立古今宜曰聖人思
 易君子作春秋不能是過揚子安恬非求媚而思
 馬君實之法言注也力辨揚子固答王深甫之論
 富貴贊美伊周諷莽北而曾子固答王深甫之論
 雄書也於於箕子之明夷又擬於孔子之堅白惜
 其於雄之遺憾然猶有所互證者大醇小疵則稱
 之非殆抱遺憾然猶有所互證者大醇小疵則稱
 於韓退之元經首則美厥靈根雖程叔子深甫有取
 焉邵堯夫王介甫亦每尊信其說而叔子又謂閣
 百尺未必能投介甫直謂投閣為妄皆可為斷案
 近世胡正甫焦弱介甫直謂投閣為妄皆可為斷案
 且曰揚雄谷永竝字子雲劇秦美新乃永文非雄

文猶史載于我仕陳恒孔子恥之指為宰予而不
知闕止亦字子我也敝贊之詞傳失其真蓋孟堅
早世曹大家輩別有所聞而附益之不然孟堅述
雄書極歎子雲文詣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
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敝
事若此贊述若彼不幾自矛盾乎此又以漢唐宋
諸儒之論覈而知之然則子雲之謗何以致此世
之險王立心稔毒者何限盛名之下借附滋多夫
人欲速其功者借伊尹主嬖幸為捷徑者借孔子
五威將軍班符命四已有八類當時名高者借為
安知不思子雲之軋已也而借之以自文且依稀
懿鑠炳炳麟麟襲其毫吻噫險矣哉節錄明范涑
新修揚子雲草元堂記按莽遣五威將軍王奇
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後
漢書曹世叔妻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
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昭
有節行法度兄昭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
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
召入宮命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曹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魏舒堂周舍諤諤

七

晉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
養甯氏起宅宅相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
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身長
八尺二寸姿望秀偉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
長史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
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
出眾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

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位侍中司徒王隱晉書曰舒少名
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
足矣舒不以介意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與參佐射戲舒常為佐畫

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晉書云魏舒嘗

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

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桑

魏公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

為斧傷而死舒自宿當為公矣太平御覽搜神

記陳仲舉徵時常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叩門者

須臾門內言有客堂下不可進曰當從後門往有

頃還畱者問之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答

曰男也名奴得刀年十五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

母不使執寸鉤之鑿墮陷腦而死梁上其末出奴

以為木自下鉤之鑿墮陷腦而死梁上其末出奴

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

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

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并欲驗其

曰當與幾歲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

事至三歲故往問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元錄之

公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謂簡文第十九

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謂簡文第十九

子金樓子昔孔甲過人家主方產子占者曰子

必有殃孔甲以為余子誰為殃之及長果見斫

木而傷之南史范雲傳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

足為當今模楷魏書劉懋傳肅宗初大軍攻碓

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

王擇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措紳領

袖北史李靈曾孫渾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

人以為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

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非常兒及長容貌端

偉神情朗隽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

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又文

苑傳王褒字子深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史記趙

司空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

世家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

聽朝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

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

舍之諤諤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

人韓詩外傳趙簡子曰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

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

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何過而日有記

也月有成也歲有劾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

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

夫飲於洪波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

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者諾

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嘿嘿而亡武王諤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三

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
日矣是以寡人泣也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說苑曰昔趙簡子游於西河
嘿其亡可立而待死說苑曰昔趙簡子游於西河
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
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
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
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昔
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
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
將盡毛毳也梁書范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
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

諫諍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爲汲黯

無鹽如漆姑射若冰

劉向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人銜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謁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盛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咲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見之曰昔先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三

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音嘔吟傷感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千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維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仇外有二國之難內

聚奸臣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里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沉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縱橫大咲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三

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立太子進慈母顯隱

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傳齊鍾離后者名春齊無鹽邑女也漢書稅以志隱書十八篇注劉向別錄曰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諭司馬長卿上林賦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注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劉向新序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邱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忠是不智也安得謂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首曰如樊

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晉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孔融汝南優劣論頗有蕪菁唐突人參

莊子逍遙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

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山海經姑射國在海中屬列

雪脂膏也脂膏亦名冰雪爾雅釋器冰脂也

升菴山海經補注東山經流沙百里曰北姑射山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山皆在海中郭注蓋千里之

蓋言遠在海中也

蠲也

云千里蠲則又大矣

中行遇洲渚林木茂甚乃維舟登岸繫於水傍半

炊而林沒急斷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蠲也

中記曰天下之大物北海中之蠲能舉螯如山其

身故在水下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不偃不愛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

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

豐而士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拾遺記燕昭王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

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

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行如處子

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

降遊往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

射蓮花二洞

莊子寓射也志勝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北有姑射山有姑射蓮花二洞

左傳定二年冬十月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邾子在門

臺臨延閣以餅水汲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爐炭爛

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

及是左傳襄公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

之矜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松陵陳景魚曰師慧之私於朝罵也因鄭之賂宋見

肉而激使遣歸也射姑之旋於廷誣也因闔之乞怒報怨也

魏略苛吏傳曰濟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起逐蠅不得

還取筆擲地拔劍逐之異苑晉明帝欲肆赦下帷草詔有赤頭大蠅觸帳而

人幸於筆端頃蠅去闔巷喧傳有赦矣苻堅載記堅僭位五年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

之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有一大蒼蠅入自闕間集於筆端俄而長安街巷市

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曰官今大赦須

臾不見小雅營營青蠅箋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後人變亂善惡也王思之怒或兼此

故歟唐書元禎倚內官得知制誥武儒衡厭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遽

集於此一坐皆失色

苻朗皂白易牙淄澠

裴景仁素書曰苻朗字元達苻堅從兄子性宏放

神氣爽悟堅常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

所圍朗降謝元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

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

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
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很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
賢竝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
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
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
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
亦驗又食鶩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
之差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

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

世說荀勗嘗在晉武帝座上食筍進飯謂在座

人曰此是勞薪所炊也

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楊升菴曰王劭奏改火云昔晉師曠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壽

食飯云是勞薪所炊不公使視之廚果然故車輞

今傳以爲苟朗事非也按世說所云荀勗與師曠

曠事相暗合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晉紀載苻洪傳其先蓋有扈之苗裔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

丈五節如竹形因以爲氏後漢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三秦

王今說文草自保切音早斗櫟實也椽斗子徐鉉曰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阜字爲黑白之阜

按櫟實可染白爲黑故曰草通用今俗書或從白從十或從白從七皆無義意 列子說

符篇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曰如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淮南子道應訓同注

淄澠齊二水名宋孫奭孟子疏澠淄二水爲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易牙名巫

兒易牙淄澠之合當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注與兒

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劉幹新論曰：溜味異，灑晉王以溜灑二木合羹，與張華飲，華曰：此羹有溜，灑武侯鑄刀三千口，自謂漢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入升，益之，元別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揚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方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木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木，隱。

周勃織薄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以織薄曲爲生。

嘗吹笙簫，給喪事材，官引強。注：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三

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其兩反。薄，索隱曰：織蠶薄也。又簾也。曲，禮帷薄之外，不趨。太史公曰：絳侯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平諸呂，匡國家難，雖伊周何以加焉。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爲沛公，嬰以中

涓從累功，賜爵列侯。漢王卽帝位，剖符世世勿絕。

食穎陰五千戶。旣誅諸呂，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

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

勃相免，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

馬良白眉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竝有才

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

白毫故以此稱之先主稱尊號以為侍中北齊書孫雲暉

傳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居涼土太和中之牧

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

西亮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

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按馬良

傳良弟諤字幼常晉阮籍字嗣宗陳畱尉氏人

餘三常無可考

丰神瓌傑氣象宏放當其得意忽忘形骸人或謂

之癡屬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遂酣飲自適能

為青白眼悅已者則以青眼待之凡俗之士以白

眼對之籍有喪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

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攜琴造焉籍大悅乃作青眼

世說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

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於公坐飲

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

如此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魏氏春秋曰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

返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料

曰而已籍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

義蘇門先生脩然曾不盼之籍乃嚶然長嘯韻響

寥亮蘇門先生乃道爾而吟籍既降先生謂然高

呼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籍既降先生謂然高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見陰光賤何明亭在須與厭厭將伏隆富貴免
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道春秋其有惑於師昭之
進者白鄭冲若嗣宗代草尚未可擠之亂賊也畏
禍操筆不得為大丈夫耳趙按勸進尚是勸為晉
王篇終仍作功成身退之語自非庸筆然有愧嵇
康矣作此文後旋卒豈中懷慙愧而痛飲以促其
生歟世說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
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農
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
元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乞然不應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
 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歎曰可更作籍
 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嘯然有聲如數部鼓
 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竹林七賢論曰
 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
 謂先生與已不異也存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
 道存矣拾遺記前漢西方有因霄之國其人皆
 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李秉家
 戒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修此三史相見臨辭出
 上曰為長官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
 乎竝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為去於斯三
 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對曰清慎之
 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
 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
 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
 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
 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凌初成曰猶多青白眼
 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
 誠世說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
 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婦側夫始殊疑之伺
 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隣家處子有才色
 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
 達而無檢皆此類也按如世說暨王隱所云嗣
 宗雖以達稱而於嫌疑之際無別謂為至慎似乎
 未允蓋不獨猶多青白眼也宋陳郁藏一語映
 云世論多以阮籍為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
 稱之蓋以述而不以則也余見其沉酣不理若與
 世違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豈忘慮於世變哉居喪飲酒食肉然勵哭則嘔血數
 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入室不競強哭則嘔血數
 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
 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
 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皆以
 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籍終皆以
 其能脫屣於禍穿哉呼善觀人者當考其述而逆
 察其心乃可也按王衍之死死於吾行天下多矣
 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叢曰吾行天下多矣

禾嘗見如此人當可活否黃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排牆殺之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虛浮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此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時年五十六

黥布開關張良燒棧

史記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從項籍攻秦嘗以少敗眾籍引兵至關不得入使布等先從閒道

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嘗為軍鋒

索隱曰地理志廬江

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

張衡思元賦告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桑末寄夫生根兮卉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三

既凋而已育註李善曰尚書禹曰皐陶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皐陶之後於英六英六國也至楚乃滅又曰舊註之意以卉即桑木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皐陶之後對於英六眾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按布英姓六人或即皐陶之後歟 史

記畱侯世家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

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

道崔浩云險絕之處旁鑿山巖施版梁為閣也

困學紀聞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閣百詩徵君曰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即宮室亦有之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亦國策中語困學記聞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原註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閭百詩云按索隱云王符皇甫謐竝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

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又云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撰出者引義門云按張氏譜必唐以前相傳舊譜故王氏引之閭謂其從唐書來恐非然後漢書謂張皓出於畱侯尚不可甚信兄絕遠者平班孟堅作張湯傳不取馮商語斯卓矣又云此等語注漢書者所苑復恩篇竝云張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父平而

陳遺飯感陶侃洒限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七

不冠以姓氏王符潛夫論志氏篇云張良韓公族姬姓此據受姓之初而言皇甫謐高士傳亦止云蓋張良之祖似其先卽以張爲氏者楊倬說必有據又按唐宰相世系表云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生趨生聯至三卿分晉張氏仕韓韓相韓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云云張老以前亦無代數可考漢書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畱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

世說吳郡陳遺性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

主簿恒衰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

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將君卽日便征遺積焦飯數

斗未展歸家遂攜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

逃走山澤皆多飢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以爲純

孝之報也注陳遺未知所出按南史潘綜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史母好食鍋底

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孝標豈不知此注恐後出陳遺又見徐廣孝子傳

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瑯琊人於海上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臨海太守辛曷斬首送之

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祕書監吳國

內史孫恩 晉陶侃字士行潯陽人每飲酒有定

作亂兒害

限嘗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

良久曰年少嘗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別

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

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云云如前及侃丁母

憂在墓下忽視之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

非常人有志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世說陶

公少有人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畱客

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

而達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畱客

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為二髮賣得數斛米斫

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對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

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達既歎其才辦又深愧其厚

意明且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達曰路已遠君

宜還侃猶不返遂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

談侃乃返遂及洛遂稱之於羊皞榮諸客聞者歎曰

美譽乃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

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皞亦薦之為

皞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李氏家求集註卷八

罕

達陶氏譜敘曰侃其先鄱陽人後徙潯陽侃少有

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宏鎮河南取為

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

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

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

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諡桓公志怪集陶侃微

時遭大喪親自營博有班特牛專以載致忽然失

去便中必尋覓道逢老云向於崗上見一牛眠

山澗中必尋覓道逢老云向於崗上見一牛眠

昔書周光傳位極人臣處好作墓位極人臣事載

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

處以所指出之三與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

寧益自訪以下志怪曹毘亦有志怪此志怪不

云益自訪以下志怪曹毘亦有志怪此志怪不

知出於誰氏侯考異苑曰陶公夢飛翔冲天一

門九重已入其左腋腫痛後威震翼搏天闕

致折鷲而墜下原又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孝

云忠孝出於一原又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孝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
王舟舟人取之王怪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萍
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伯者為能獲焉王食
之大喜子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嘗之鄭
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
知之按周禮萍氏注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
不沉溺後漢鄭元傳萍浮南北本草注萍即
楊花所化一葉經宿即生數葉葉下有微鬚即其
根也諸書無云萍有實者此云萍實如斗未知是
何物晉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博學多聞有人

於嵩山下得竹筒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視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聖

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

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張隲文士傳曰皙漢太子
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

會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政姓去疎之正以為

東氏疏疎通南史江淹永明三年兼尚書左
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

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語直云似是科斗書

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元貞白先
生吾衍曰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

梗漆賦書不能行文故頭粗尾細象蝦蟇子形謂之

蚪漆書齊書文惠太子傳時襄陽有盜發古冢
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展玉屏風竹簡

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
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曰
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又賈淵傳孝

武世青州人發古塚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
問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
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梁書劉顯
傳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按文讀

之無有帶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魏書祖瑩傳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
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所獻乃以墨塗之物瑩云此
是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之物瑩云此
然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任昉述異記載蒼頡
墓在北海呼為藏書臺周人當時莫識其書遂藏
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送
王至叔孫通識十二字爾雅釋蟲科斗活東疏
蝦蟇子此蟲一名科斗一名活東頭圓大而尾
細古文似之故孔安國皆云科斗文字是也

曼倩三冬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卽位上書

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臣朔年二十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聖

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

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此可爲天子大臣矣上

偉之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

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變化無常也漢武故事

西王母使者至東方朔死上問使者曰朔是木帝

精爲歲星下游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東

方朔別傳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無能知朔

知劍者惟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召能王

公問之曰爾問諸星俱在否曰獨不見歲星十八

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在朕旁十八年

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博物志載神仙傳
曰傳說上據辰尾爲箕宿歲星降爲東方朔傳說
死後有此星東方生無歲星柱工部詩方朔虛傳
是歲星蓋用此說而夏侯孝若爲朔畫像贊云神
變造化靈爲星辰注俗謂方朔爲太冥星精卻成
方朔死後而爲星辰矣非是

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
 如童子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
 拾而養之三年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咎之
 後復去經年乃歸曰返何云經年母問之汝悉是何
 處行朔曰兒朝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節之汝悉是何
 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卽
 醒既而還路過一蒼虎息於路旁兒騎虎還打捶
 過痛虎噬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畏之朔後
 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
 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見王
 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
 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
 隱之物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
 自吾生已三洗髓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
 母齋仙桃七枚獻帝欲雷核種之王母笑曰西王
 桃一千年生花一千年結實人壽幾何遂指東方

朔曰仙桃二熟此兒已三偷矣說苑孟賁水行
 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

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皇甫謐帝王世
 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

賁生拔牛角按孟賁衛人而世紀謂為齊人自
 是傳寫之誤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

船人怒以楫撻其首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
 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人盡揚播入於

河又吳王欲殺吳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
 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烏能乎吾嘗以六馬追

之江上矣而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烏能
 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烏能

要離往見王子慶忌曰請與王子往奪吳國慶忌
 與要離共涉於江中要離拔劍刺慶忌慶忌掉而

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曰汝天下
 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而歸吳史記

管晏傳管仲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
 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遂進

管仲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不遭時也公子糾敗召忽死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以我無恥知我不羞鮑子也莊子盜跖篇尾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漢書陳平傳注尾生古魏略文帝嘗令弟陳思曰尾生信人與婦人期於梁下不至而水溺死

王植七步作詩如不成將行大法植應聲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

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技同豉世說曹

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魏書彭城王勰傳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

根時高祖進織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合就之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聖

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馮贄雲仙雜記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僮詫之向人曰吾自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用亦可武后臨朝天授元年壽春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書吏五人執筆口草五王冊一時俱畢劇勃之弟

劉寵一錢廉范五袴

後漢循吏傳劉寵字榮祖牟平人為會稽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叟厖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

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

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

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

錢受之續漢書云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太守其清如此厖雜也

俸祿無所受晉書鄧攸傳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

悅後去職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

錢百姓數千人畱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

發去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

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

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饋温

但執一木盤盛燕菁菹唯此而已又謂老人曰吾至

郡來無一人以物見遺今卿醉之意謂老人且食菜已

久欲為卿受一純罇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

大悅再拜受一純罇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異

駕考績連最文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
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
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又宋
世良傳拜清河太守在郡聲聞甚高醴泉出於界
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
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
澈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建

中初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

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夜作平生無襦今五袴襦

文短衣也急就篇注短而施要曰襦史游

急就章亦名急就篇顏師古注王應麟補注

汜毓字孤郗鑿吐哺

晉儒林傳汜毓字稚春北海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 昭明文選任昉奏彈劉整文有云汜毓字孤家無常子 晉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位大尉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飮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竝小嘗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故欲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竝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七

爲郟縣令

兩頰能著幾許蓋得少穀氣即可延命鑒之用心亦良苦矣哉

黃長睿曰郟

洗晉大夫卻穀之後郟鑒漢御史大夫郟慮之後姓源既異音讀各殊後世因俗書相混不復分郟郟爲二陸龜蒙詩一段清光染郟郟亦誤讀也郟音絺郟音隙郟通

荀弟轉酷嚴母掃墓

晉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陰人領青州刺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邱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

青州殺戮更甚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崑山方氏曰晞爲亮

州太守從母依之以居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不許固求之乃以爲都護後犯法晞卽命斬之從母叩頭申救不聽於是晞有三失焉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一也旣用之不能誠之以至犯法二也旣

犯之不能處之而遽殺之三也
晞蓋委曲懇到以求其生乎求而不得然後罷官去祿哀請於朝以贖其死請而不得然後不得已而用刑焉則生者死者於我皆無憾矣
前漢酷吏

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歷任太守為人短

小精悍敏捷於事巧為獄文所欲誅殺奏成於手
中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屠伯母從東海來見報囚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受刑戮也行

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果敗注掃除墓

地言待其喪至也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

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為中尉窮案豪猾糜爛獄

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洪喬擲水陳泰挂壁

吳

晉殷浩傳浩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

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渡皆投之水中曰沉

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

立如此終於光祿勳後人因號石頭渡為投書浦

然答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

聞甫氏曰其父受人之書而不終其事其子迎

人之意而竟空其函亦近乎食冥報也世說殷

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

義逐後恨簡文曰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又云殷中

軍廢後恨簡文曰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又云殷中

人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上乃詠曹顏遠詩曰富

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
此一舉而已則書空去郭暉因寄妻問誤封一白紙
夢得巖下放言士人絕云碧紗窻下破緘封尺紙
去細君得之因寄一絕云碧紗窻下破緘封尺紙
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
魏志陳泰字元伯羣
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之子為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

威惠京邑貴人多奇寶貨因秦市奴婢秦皆挂之

壁不發於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世說高貴鄉公薨內外諠

譚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

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否對曰但見其

上未見其下王敬美曰千載凜凜羣有慚德矣

謀其處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

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

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於文王待之曲室謂曰

元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

曰為吾更思其次秦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

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

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乃

垂涕問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

下謂當竝遵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

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闕不可

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者

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秦勸

大將軍誅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

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而死陳書沈恪傳高祖受禪

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肅

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肅

家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

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

王述忿狷苟粲惑溺

世說忿狷類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

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完

以屣齒蹶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

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

無一毫可論况藍田耶方正類王文度為桓公長

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

吝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上

交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曰

惡還報云下官家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

度還報云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曰吾書王此

尊府君承子湛孫安貧守約年三十尚未知名人

字懷祖承子湛孫安貧守約年三十尚未知名人

或謂之癡王導辟為中兵屬既見唯問江東米價之

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子坦之

為桓溫長史餘略同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少

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王述別傳曰述太原晉晉

陽人蚤孤事親孝謹籛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為

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王世懋云舊以面兵為兵

句那不可嫁女與兵世說桓溫伏甲設饌廣延朝朝

也也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士因此欲詠謝安王坦之王甚懼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

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

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謳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

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宋明帝

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

濁後名流多毀其詠弗能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

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

失盾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

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在四鄰明公何有壁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鴈

能不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

或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

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世說補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

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注蕭子顯齊書曰帝

寵妃殷淑妃薨建齋僚佐襯者多至一萬融獨注

襯百錢帝怒出為封溪令又見一

世說惑溺

類云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
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
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
此語裴令裴楷也魏志荀彧傳注何劭爲祭傳云荀祭字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祭獨好道太和初到京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祭尚元遠祭嘗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焉容服帷帳甚麗專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祭聘焉服帷帳甚麗專房歡飲歷年病亡傅嘏往唁祭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歲餘亦亡

宋女愈謹敬姜猶績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五

列女傳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娶
外妻女宗事姑愈謹因往來者問其夫賂遺外妻
甚厚妯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畱乎女宗曰婦
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泉治絲繭織紵組紃
以供衣服以事夫室徹漠酒醴薦羞饋食以事舅
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

善哉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漢幕通列女傳蔡人之妻宋女

也夫有惡疾其母將改適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且芣苢之草雖惡猶將採終懷擷之浸以益親而况於夫婦乎又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火左右曰夫人

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於堂待
保傅來也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
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
者宋太廟曰嘻嘻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
於宋太廟曰嘻嘻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
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高邑趙忠毅公擇言宋
災伯姬以待姆不至而死左傳謂其女而不婦女
待人婦義事也是時伯姬六十矣以待姆與女不
死於火此婦德之至也而曰六十矣以待姆與女不
同可三不待姆而逃火豈不謬哉漢書五行志魯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曰為伯姬如
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
傷國家之禍患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按伯姬
嫁宋卒一云十年一云五年顏師古注五行志曰
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於宋十五年而
宋公卒其云十年五年當是傳寫誤公羊傳西
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
宮所脅以齊媵為媼楚女廢居西國語公父文
宮不為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八

五

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
猶續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
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
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
也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
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
達知禮穆伯死敬姜守養文伯備于教化歎文伯
名音觸隋書鄭善果傳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
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
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
尋為魯郡太守母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
方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
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嗚呼汝年
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

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織紡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豈可自賤名乎

鮑照篇翰陳琳書檄

南史宋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適麗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照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翰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側觀君子論

李氏家求集註

卷八

書

預見古人風雨說窮舌端五車推筆鋒羞當白璧貶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佩襲

犀渠卷裘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註詳

文選雲谷雜記鮑昭本名照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火只用昭字後遂以鮑昭鮑照爲二人

宋景文筆錄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葵之句昔金陵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

蓋武后名照唐人讀照爲昭爾按武后每集文照武后名照唐人之字也南史劉峻傳武帝每集文

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大悅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

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卒年六十門人諡爲元靖先生梁書沈約傳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

徑半寸高祖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

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引國朝傳記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
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
燕泥否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而著作郎王胄獨
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
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而王伯厚曰梁
武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
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與臣爭名記誦之末
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齊書王僧虔傳孝武
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
此見容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不安令坐居
祕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瓜客不敢盡言居
瓜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
未聞悉有依據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
後數日果補外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
柏舟惟柏中舟耳尚對曰詩言檣楫松舟則松亦
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耳尚對曰
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鷦鷯鶴性忌勝已而尚談論
陛下有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方誰尚對曰
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某之不王而以對孤

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少受學於蔡邕太祖以為

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作也典略

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
琳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魏略琳
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檄文即琳詞也後歸
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謝罪狀孤而
已才惡止其身公羊傳曰曹公孫會白謝罪狀孤而
其才而惡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
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
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
孫故君子為其諱也曹操祖父騰父嵩續漢志
嵩字臣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
臚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審其生出
本末曹瞞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惇之叔
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吳書曰紘見柎

櫛梳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
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
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書曰自僕在河北與
天下隔此閒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
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
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景興王朗字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浩浩廣大也甄察也明也言萬古之事甚廣不能一一備

載以明

芟繁撫華爾曹勉旃

芟除也撫拾也曹輩也旃之也此書每句四字刪去繁文

拾取精華爾輩當勉力以記誦之也

李氏蒙求集註卷八

五

李氏蒙求卷八

後學北新城楊迦澤集注

蒙求第八卷補注

蕭史神仙傳弄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

也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

王子喬祭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

祭祀處左右

易牙左傳信十七年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

姑射無草木多水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

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又南三百

莫六左傳文五年夏六月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

民之無援哀哉注蓼與六皆臯陶後也

蒙求補注卷八

萍實淮南子原道訓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

新亭兵衛晉安帝紀曰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

坦之所建亮也王導赴山陵百官拜手謝側在

曹操姓一古書云曹操不言曹自漢名官盡為曹至吏亦

非言屬曹卒亦不言待曹姓

歐冶廣輿記建布武後

王喬通志江州瑞昌縣亦有王喬洞

浮邱公廣輿記浮邱山在湖南

梅福隱居廣輿記在蘇州府盤門外今為梅隱菴又

陸府城南即

梅福劍丹處

無鹽城

水經注無鹽城在山東濟南府

陶侃宅

廣輿記陶侃宅在湖北武昌府宅有黑石中坳如樽狀元結修以藏酒

殷浩

通志殷浩宅在浙江衢州府西安縣內

劉寵

趙輿人以稱賓退錄明府漢人以稱太守唐人以稱縣令

陳琳檄

廣輿記枚乘之梁梁孝王尊為上客嘗作七發進楚太子霍然病愈

蒙求補注

卷八

二

